

焦點評析

川普時代：歐盟「唯美」路線走向分析

Analysis of the EU's Pro-American Approach in the Trump Era

卓忠宏 *Chung-hung Cho*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教授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論及一國政策輸出一般從三個不同層次進行分析：國際體系、國內政治結構以及個人或決策層次。單就領導人風格，川普以商人/素人之姿當選美國總統，個人主觀意識濃厚，個性予人捉摸不定。常言「聽其言、觀其行」。面對川普，其言常自相矛盾，其行不按牌理出牌，常挑戰美國傳統外交政策。目前任命的行政團隊成員也大多是華爾街出身，多數無國際政治的操作經驗。川普所展現出對美傳統政治思維改變，在他正式執政後能否改變國際政治生態，或受制於國際政治現實回歸常軌？目前尚難以定論。

一般在談論歐美跨大西洋關係有四大基礎：深遠的歷史文化；安全聯盟的北約；自由貿易倡議；共同價值觀。除共同歷史文化外，雙邊關係形成（安全）依附、（經濟）合作、（價值觀）近似三種類型。未來歐美之間結構變遷，存在幾個可能走向：

一、安全：從依附走向自主或外部結盟？

戰後西歐安全仰賴北約防衛，但柏林圍牆倒塌、冷戰結束，原本共同敵人蘇聯共產集團瓦解，使得北約一度失去原始功能。但近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伊斯蘭國在歐洲發動恐怖攻擊事件等等，因自身缺乏安全防衛系統，又使得歐洲轉回擁抱北約，更加依賴美國。2016年中，北約在波蘭聯合軍演，還達成加派軍隊進入波蘭與波海三國共識，藉此回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川普競選期間提到北約已然過時，並批評除非成員加強自身國防支出，美國將不再無條件協防盟國。此段話被解讀為北約「集體防衛原則」的背棄。川普並宣稱要與俄羅斯聯手消滅伊斯蘭國，解決敘利亞問題，這也與歐盟政策不合。就歐盟而言，穩定安全的歐洲符合美國核心利益。後續歐美安全體系有三種發展可能性：

1. 對烏、敘問題依舊維持現狀：一切只是選舉語言，川普選戰後第二天向日韓表達，將強化同盟並承諾繼續協防。對比川普選舉期間的撤軍言論是完全相反，選舉期間語言與上台後正式政策或有些許落差。
2. 付錢了事：歐洲國家增加國防預算，並負擔駐軍費用。這對歐洲而言應能接受的解決方案。因歐盟近年大事件，無論歐債危機、移民與難民處理都是花錢了事。
3. 真如川普所言，撤出在東歐駐軍。歐盟只能自立自強，或尋求外部結盟。

川普勝選後，歐盟外長與國防部長於11月14日召開緊急會議，開啟歐盟軍事合作的倡議。此項軍事安全合作計畫僅在建構軍事與民事聯合任務中心，可派遣部隊至歐洲領土以外從事維和行動與平息動亂，訓練歐盟面對外部衝突的因應能力，並鞏固自身防禦力量。其深遠意義在於可能進一步推動歐盟實現戰略自主，降低對美國軍事依賴。以往英國反對在北約

外建立歐洲防禦體系，如今英國退歐，影響力大減，加上川普顯露出的孤立主義傾向，有助於德法兩國借力使力，化危機為轉機，建構起軍事同盟，完成歐洲統合最後一塊拼圖。

在尋求外部結盟，經濟上歐洲因發展需要往中國靠攏，軍事上歐盟依舊維持對中國武器禁運。事實上，歐盟已經透過「軍售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 on Arms Export)，及「軍民兩用品出口準則」(EU dual-use export regulation)緩解了軍售中國的禁令。如今，英國(及美國)影響力沒那麼大，歐盟的自主性更強了。德法義三大國都是支持武器解禁的國家。日後在討論對中國武器解禁時仍不免有阻力，但反對力道消退，歐盟對中國武器禁令就有可能躍上議事日程。

二、經濟：合作性競爭走向競爭性合作？

第二項是地緣政治翻轉的預測。川普於選舉期間不但公開讚美普丁，也絲毫不掩飾對中國的敵意：挑戰一中原則、譴責人民幣貶值削弱美國企業的競爭力、對美國產品課重稅及南海興建軍事設施這類攻擊性的言論。過去「歐美同盟」、「聯中制蘇」、「美中競合」地緣戰略思維，無論川普有意或僅是心直口快，選舉時「友好俄國、疏離歐洲、敵視中國」言論，是否就能斷言美國對外政策轉變，或依此成為觀察國際政治走向的指標？

若從經貿角度分析可能更加明顯。川普展現出保守的外交思維，一切以維護美國利益作為唯一的考量，揚言上台後會立即退出跨太平洋貿易夥伴協議 TPP，加上美國與歐盟跨大西洋貿易協議 TTIP 已然中止談判。這走向是否會迫使歐美雙方各自回歸到市場保護主義？反觀中國積極扮演區域領導者角色：與亞洲國家的區域經濟建構 RCEP；從「一帶一路」衍生出中東歐國家與中國 16+1 的合作機制；結合歐盟「容克計畫」將觸角逐漸伸向西歐。雖然英國退歐事件，使得中國原本企圖透過英國影響歐盟政策的期盼落空，但對歐貿易，在雙邊高層多次互訪，達成在西歐大型投

資、企業購併、科技產業合作、購買南歐國家公債等，對歐貿易已多方佈局。中國選在歐盟與俄羅斯交惡時期同時加強與俄羅斯、歐洲經貿投資，兩邊都討好、兩邊都不得罪，左右逢源。在外交上既拉攏鄰近國家俄羅斯，也企圖鞏固與西歐國家關係。

這讓人回想到國關理論中馬漢（Alfred T. Mahan）倡導掌握海權的重要性，以及麥金德提出的心臟地帶理論（Mackinder's Heartland Theory）。一邊是美國結合英國、日本與南韓，拉攏俄羅斯牽制，另一邊中國「一帶一路」結合歐盟「容克計畫」。地緣政治思維轉變正牽動著美中歐俄四角關係的轉移。未來是否會因為美國與俄羅斯和解，中國與美國大國關係受阻，進一步推升歐盟與中國的戰略夥伴關係？這猶未可知，但歐美雙邊合作性質的競爭就有可能出現越來越多競爭的現象。

三、價值觀：從近似走向歧異

過去歐美關係從北約事務到捍衛民主自由的基本價值觀大致同一陣線，並聯手建構世界經貿秩序。歐盟幾個具決定影響力的國家：英國忙於退歐權益保衛戰；義大利總理倫齊因公投修憲失敗下台；法國總統今年大選，歐蘭德已宣布不連任；剩下就看德國總理梅克爾能否連任。歐盟未來幾年處於不確定、無暇他故的階段。另一關鍵在川普是否繼續加強與歐洲的同盟，或堅持孤立主義的立場。在安全戰略大前提之下，大西洋關係的基本格局應不至於徹底改變。在基本價值觀推廣維護方面，觀諸川普競選期間的政見，對照選後的言論，對非法移民歧視、揚言退出有關氣候變遷的巴黎協議、反對多邊自由貿易體系等議題都與歐盟現行政策相左。

歐美之間在威脅認知、自由貿易、價值觀等方面差異，安全從過往依附美國可能改向抗衡路線，經濟走向保障自身利益、相互競爭，價值觀立場一致走向歧異。然變數尚多，憑川普一人意志以及與其志趣相投的執政團隊能否改變美國政治生態以及結構變遷，一切尚屬臆測。無論從單元或從結構分析，就如同國際政治常常充滿許多非制式、不可以預期之突發事

件，憑添評估的困難度。

責任編輯：盧信吉

